

裘克安 著

莎士比亚

Essays Introducing

and

评介文集

Commenting

on Shakespeare



商務印書館

莎士比亚评介文集

裘克安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2006 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莎士比亚评介文集/裘克安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6

ISBN 7-100-04547-9

I. 莎… II. 裘… III. ①莎士比亚, W. (1564—1616)—
人物研究—文集 ②莎士比亚, W. (1564—1616)—
戏剧文学—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K835.615.6-53
②I561.07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 第 059316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SHASHIBIYA PINGJIE WENJI

莎士比亚评介文集

裘克安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ISBN 7-100-04547-9/J · 9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06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5%

定价: 11.00 元



钱克安，英语与英国文学教授、译审、莎士比亚学者。
1920年生于浙江嵊州。浙江大学外语系毕业。英国牛津大学文科硕士。1949年至1991年在外交部工作。其间1986年至1988年任宁波大学副校长。

自序

这里收集了我历年所写关于莎士比亚的文章的大部分；除开头的一篇及附录的两篇之外，均按发表时间排列。

我从1940年大学三年级时起开始攻读莎士比亚英文原作；以后除在浙江和牛津大学接受严格的科班教育以外，自己不断在业余继续作兴趣性阅读；从1984年开始才认真对莎士比亚的生平和他的文字作深入的研究。

我对戏剧表演没有多少了解，关于莎士比亚作为演员和剧作者我没有什么发言权。我所做的只是抓住实实在在的书面材料，向国内读者介绍莎士比亚的生活轨迹以及提供他的著作的原文和相当详细的注释。谁要是想严肃地了解莎士比亚的原貌，就不可能离开这些过硬的书面材料。

经过这方面的工作和对英美莎学界历年批评著作的广泛阅读，我深感对莎士比亚的解释一定不能简单化。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文艺界将莎士比亚过分政治化，而且只取其于中国政治有利的一小部分。其实莎士比亚很广阔很复杂。他处在英国十六、十七世纪之交，资产阶级兴起、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圈地运动、清教徒向美国殖民的转变时期，他的思想也处在新旧斗争的状态。再加之他写作的绝大部分都是戏剧，即借众多角色之口发言的诗剧；连他的十四行诗集也是隐含着编的故事。我们很难肯定地说

哪一句话是莎士比亚出于他自己内心的真心话。

我的这些文章也免不了有简单化莎士比亚的毛病。请读者们原谅。

袁克安

2005 年 5 月

目 录

千年之交话莎士比亚·····	1
国际莎学协会记盛·····	7
莎学在英国 ·····	11
谈《仲夏夜之梦》·····	18
莎士比亚与中国 ·····	28
对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成立的贺词 ·····	35
莎士比亚的现代化 ·····	40
莎士比亚研究在中国 ·····	44
中国大陆莎剧盛会追记 ·····	52
莎士比亚研究的新发展 ·····	55
谈《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	58
关于 To Be or Not to Be ·····	64
略议莎剧的汉译问题 ·····	68
莎士比亚的文化背景 ·····	71
天鹅绝唱——介绍莎氏最后的一出戏 ·····	78
莎士比亚注释丛书总序 ·····	85
赞越剧《王子复仇记》·····	90
九四上海莎剧节与中国莎学 ·····	92
九四莎学断想 ·····	96

莎士比亚在美国·····	102
纪念莎士比亚逝世三百八十周年·····	105
谈《无事生非》·····	108
商务印书馆和莎士比亚·····	115
北京莎士比亚日及其他·····	118
对莎士比亚的深层理解·····	121
汉译莎士比亚全集的校订和增补·····	129
有关莎士比亚的一些事实·····	132
莎士比亚全集诗体汉译本的出版·····	136
莎士比亚日在北京·····	144
《英汉双解莎士比亚大词典》·····	147
附录：	
一、文学翻译要尽量传译外国文化背景 ——顺谈莎剧汉译中的若干问题·····	149
二、A Chinese Image of Shakespeare ·····	154

千年之交话莎士比亚

1999年12月8日 大公报

回顾过去千年，世界上有三位大天才。了解物（自然界）和解释物的大天才是爱因斯坦。了解人和描写人的大天才是莎士比亚。了解社会和说明社会的大天才是马克思。

莎士比亚（一五六四—一六一六）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一个自学成材的戏剧家。他的三十几部戏剧演绎了许多吸引人的故事，创造了上百个鲜明生动的人物，深入浅出地详细揭示了人的七情六欲。他处在欧洲从封建主义到初期商业资本主义的转轨时期，既继承了旧思想，又开创了新的人文主义思想，并且预感到资本主义的巨大解放力及其可能产生的罪恶。他迅速成为语言大师，能将复杂的思想感情表达为感人的形象化语言，把人的智慧压缩成为几百条警句名言。他既体现了英国人的特殊性格（实际、道德、幽默、想象力、不成体系、粗野），而又接受了十六、十七世纪之交欧洲大陆（意、法、德、西）新流行的一些先锋思想（怀疑主义、肉欲追求、自由恋爱、宗教自由）。因此，他实际上不仅是一个英国作家，而是一个西方国际性的作家。他的作品启迪了并转化为欧洲其他艺术领域（音乐、歌剧、绘画）的许多佳作这一事实，也正证明了这一点。

二十世纪中叶西方现代派的“新批评”出现以后，各种评论家

分别用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反权威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环境主义等等来剖析莎士比亚。这些方法其实不过是“管窥蠡测”，各执一端，使莎士比亚支离破碎，不是对他整体全面的了解和欣赏。

最近几年，莎评领域出现了回归宏观莎士比亚的趋势。例如英国乔纳森·贝特(Jonathon Batle)著《莎士比亚的天才》(The Genius of Shakespeare)一书，分析莎氏的丰富的想象力、精湛的语言技艺、既能表达个性(细节、直接效果)又能表达共性(提炼、气氛烘托)的能力，以及他的自发的生命热情和魔力。

在评论莎士比亚方面走得比贝特更远的，是美国耶鲁大学和纽约大学资深教授哈罗德·布卢姆(Harold Bloom)，他在一九九八年出版《莎士比亚——人性的发明》(Shakespeare—the Invention of the Human)，这是集中他多年讲授莎士比亚经验总结的一部巨著。他认为莎士比亚“发明了人性”，“开创了我们所认识的个性”，甚至“发明了我们”。他认为“在莎士比亚以前或以后，没有另外一个人这样好地完成这个奇迹：即为他的一百多个主要角色和几百个各具特点的次要角色创造了完全不同而又自己前后一贯的声音”。布卢姆认为莎士比亚所塑造的最伟大的，能够自己发展的性格包括：哈姆莱特(他的智力强度)、福斯塔夫(他的满不在乎的活力)、罗瑟琳(理想的女性)、伊阿古(魔鬼撒旦)、李尔王(父亲的化身)、克莉奥佩特拉(魅力无穷的女人)等等。布卢姆毫不脸红地承认自己对莎士比亚的偶像崇拜(idolatry)。他主张撇开二十世纪许多所谓的莎评家，直接去学习那些真正懂得莎士比亚的正统文人：约翰逊博士、里兹利特、A. C. 布拉德利和哈罗德·戈达德，去继承他们那个健全的传统。

作为中国研究和爱好莎士比亚的人,我想我们不需要像布卢姆那样走向极端,去认为文学走在生活前面,或者接受莎士比亚作为“第一位全球性的作家(first universal author)。但是我们确实应该承认莎士比亚为千年以来的文学天才。他的学历只是从英国当时一所“拉丁文法学校”毕业,还不到进大学的程度。而他竟能够通过阅读一些英译的和拉丁文、也许还有意大利文的书籍,熟知希腊,罗马神话,圣经故事,当代意、法、西的小说、剧本。通过做演员和改编剧本,利用旁人的故事材料,他创作出情节复杂、结构严密、文字优美的喜剧、历史剧、悲剧、传奇剧。特别是他善于观察和结交上自帝王将相,下至贩夫走卒,上自才子佳人,下至妓女老鸨的各色人物,终至彻底熟悉人情世故,学会让什么角色讲什么话,揣摩他们的心理,把握他们在面对各种特殊情况时作出的反应。能有这样的功夫,确实是非有天才不行的。

从十九世纪开始,不断有人怀疑莎士比亚这个来自小镇的青年怎么可能写出这些杰作,认为一定是有某个大学毕业的贵族子弟在为他捉刀。其实,我们知道读书越多的人,其语言越是呆板;而贵族往往不可能像莎士比亚那样熟悉下层人民的生活。再说,确有材料证明写这些剧本的人就是斯特拉福特镇皮手套制作师傅的儿子威廉·莎士比亚。试问,当代的女王和国王,乃至戏子、作家和印刷商,怎么可能共同勾结,设下一个骗局,就著作权的问题来欺骗这么多的同代者和后人。事实上,凡属严肃的传记,无不认真搜剔各种材料,努力探明莎士比亚的身世。以前的且不说,最近帕克·霍南出版的《莎士比亚生平》(Park Honan: Shakespeare, a Life, 1998)就是一部信实的传记,内容很丰富。还有一九九六年出版,由拉斯·麦克唐纳(Russ McDonald)主编的《贝德福德版莎

士比亚导读手册》(Bedford Companion to Shakespeare),其中收集了关于莎士比亚传记和生活背景的许多文献材料,可说是目前最完整的。

莎士比亚的作品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他的思想深邃、复杂、敏锐、鲜明,虽然不免带有时代的印记,却提出了很多超前的想法和疑问。所以后世各代读者和观众都从他那里得到收获,没有陈旧过时的感觉,并且发现对他的作品可以有不同的解释,有说不完的问题可以讨论。他的艺术全无概念化、公式化、简单化、平面化的毛病,他创造的重要人物角色都是立体的,不但有三度空间,还有四度空间,即随着情节、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发展。因此读者或观众会感到常看常新,每次可获得新的享受,而且童叟皆宜,各有所获。从数量上说,莎士比亚的创作也是极为丰富的。他在二十五岁到四十九岁的二十五年间,共写了剧本三十九部、长篇叙事诗两部、十四行诗一百五十四首,还有一些短诗。如此大量的作品,充分说明他的创造力。

但是对于莎士比亚创作期最初和最后阶段与旁人合作的一些作品,迄今仍在著作权问题上存在争议。至于中间阶段莎士比亚每年平均写出两部成熟的戏剧,对此一般并无异议,都认为是他独自完成的。近年来英美频频出现新的莎作全集,加上前面所举的几种重要论著、传记和导读手册,说明了对莎士比亚的研究正在持续进行,毫无懈怠。自从一九八六年出现新的牛津版莎氏全集以来,一九九七年出版了诺顿版全集和河畔新版(对一九七四年版的修订补充),一九九八年出版了阿登版全集。存在争议的是:莎氏早年和旁人合作写的历史剧《爱德华三世》和最后和旁人合作写的传奇剧《两个高贵的亲戚》算不算莎作,是不是应该收进莎集?另

外还有两首诗，一首是悼念威廉·彼得的挽歌，一首是以 Shall I die? (我该去死吗?)开头的诗歌，究竟是否莎作？上述几种新的全集，有的收了这篇，有的收了那篇，尚无定论。

中国人认识 and 了解莎士比亚之后，逐渐承认并欣赏他的天才。严复在所译《天演论》(一八九四)的注解中说：“狭师丕尔万历年间英国词曲家，其传作大为各国所传译宝贵也”；“其所写生，方今之人，不仅声音笑貌同也，凡相攻相感不相得之情，又无以异。”林纾一九〇四年在所译《吟边燕语》的序中说：“莎士比……之诗，直抗吾国之杜甫；乃立义遣词，往往托象于神怪。……证以吾之所闻，彼中名辈，耽莎氏之诗者，家弦户诵，而又不已；则付之梨园，用为院本；士女联袂而听，歔歔感涕，竟无一斥为思想之旧，而怒其好言神怪者。”梁启超在林纾所用译名“莎士比”之后加一“亚”字，并在《饮冰室诗话》中写道：“莎士比亚……其诗动亦数万言。伟哉！勿论文藻，即其气魄固已夺人矣。”嗣后，田汉、朱生豪、梁实秋、卞之琳、方平等译家不必论，莎士比亚对中国新文学、新戏剧、新文化的影响是普遍而深远的。说他是千年来世界第一文学天才，我想大家也会同意。

目前，莎作译成中文最准确和完整的本子，应数一九九八年五月初版的南京译林出版社的八卷本。它是在朱生豪译本的基础上进行修改补充而成，内容上信实，语文比较现代化，凡朱认为原文不雅而删去的词均已补入，为莎学界新近接受的两个剧本也已收入。它为中国人读莎士比亚提供了最佳版本。

去年美英推出影片《Shakespeare in Love》，获得奥斯卡奖，并极受欢迎，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莎士比亚永恒的魅力。这部电影是假想一五九三年时的莎士比亚，当时他二十九岁，灵感一时枯

竭，恰逢一个爱演戏的妙龄女子来到他的身边。这场突然发生的热恋，使莎士比亚获得亲身的感受，于是写出了千古名篇《罗密欧与朱丽叶》。

这部电影的名字译作《莎翁情史》是不妥的，“翁”既不对，“史”也不对。因为莎士比亚总共活了五十二岁，称不上翁，何况这部电影说的是他三十岁以前的事。按莎士比亚十八岁时就和一位二十六岁的女子结婚，他撇下妻子到伦敦从事戏剧，据说每年夏天回乡探望一次。他发生婚外恋的事是有可能的，并且还可能不止一次。电影的名字不妨译作《莎士比亚的婚外恋》或者《莎士比亚坠入情网》。电影里有一些与史实不符的地方，例如伊丽莎白女王不可能到三教九流杂处的剧院去看戏，她看戏必然是在宫廷里，至少也在贵族家里。剧团是临时被召去演出的。不过这部电影让观众了解不少当代社会和戏剧界的情况，演员演技也不错，可以算是千年之交献给莎士比亚的一个礼物。

国际莎学协会记盛

1981年11月28日 外国文学

夏夜的晴空之下，莎士比亚故乡埃文河一段辟为天鹅保护区的河汊边的草地上，集合着几百名来自世界二十五个国家的莎士比亚学者和莎剧的导演。他们一边喝咖啡，一边亲切交谈。这是一九八一年八月一日的夜晚。

第二天是星期天，代表们多数来到圣三一教堂做礼拜。莎士比亚的墓和彩色壁像就在靠近祭坛的地方。礼拜的内容、念的圣经段落、唱的诗和做的祈祷，是按伊丽莎白时代的陈例安排的。礼拜时间长达一个半小时，许多代表并不是基督徒，但耐性地参加了全部仪式。因为这是莎士比亚在世时常有的经验啊。

从二日到七日，大会和小型讨论会持续了整整五天。会议的总题目是“戏剧家莎士比亚”(Shakespeare, Man of the theatre)。它实际上是国际莎士比亚协会(主席 Muir, 副主席兼秘书 Fox)第二届会议和美国莎士比亚协会(主席 Schoenbaum, 秘书 Cook)第九次年会的联席会议。主题强调莎士比亚对舞台的贡献。因为莎氏是名演员、王家剧团的重要股东，又是剧团的剧本写作者。他虽然写过诗，但有二十几年的心血都花在戏剧和演出上了。会议强调对莎氏的主要遗产——三十七部剧本，不能满足于静的阅读，而必须给予动的体现，把它们理解为活的舞台表演。从英国历史上

说,莎士比亚在世时,以至整个十七世纪,人民曾是这样看待他和欣赏他的主要作品的。但到十八、十九世纪,他更多地成为人们在书斋里阅读的诗人,评论家也多从文学读物的角度去分析他的作品。进入二十世纪上半期,情况仍没有大的改变。当然,并不是说在那二百五十年间莎剧没有得到好的演出,那时也曾有过精彩的演出和出色的演员。但是,真正强调莎剧的戏剧性还是五十年代以来的事,学者和导演的合作越来越密切了。这次会议也说明了这种情况。

据主席最后报告,前后出席代表共有 662 人(有些人晚到或早退),其中来自美国、英国、西德、日本、北欧和拉丁美洲各国的代表最多。他们中有最著名的莎士比亚学者,有富于经验的导演,也有许多年轻的演员、剧场经理和舞台设计人员等。

大会每次换人主持,由一位学者作报告。报告的前后,由主持人介绍和致谢。有时报告后还留出时间,答复一些听众提出的问题。主要的学术报告有名剧作家 John Mortimer 的“莎士比亚和今天的一个剧作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G. E. Bentley 的“戏剧家莎士比亚”、里丁大学 Andrew Gurr 的“多阶层的观众”,柏林文化学院 Robert Weimann 的“莎士比亚剧院中的戏和社会”、巴黎大学 Robert Ellrodt 的“莎士比亚早期剧本及其同代人作品中语言塑造人物性格的作用”、耶鲁大学 Maynard Mack 的“读、看和听李尔王”等。

小型讨论会,一般十二人,早在半年以前就按题目报名和分了组。每人写一篇文章,相互邮递传阅。在会议期间不再读这些文章,而是临时作评论,进行讨论。旁的代表可以自愿旁听,有时也有机会提问或插话。这些讨论题中有“所谓坏的四开本作为剧院

文献”、“莎剧人物的女性观”、“欧洲大陆对莎剧的影响”、“莎剧历史和实践对学者和批评家的用处”、“莎剧的翻译和译本的上演”、“莎士比亚和电影——导演和学者的不同观点”、“莎剧经验心理学”、“莎剧的电视剧演出”、“非英语莎剧演出的当前倾向”以及“仲夏夜之梦”和“冬天的故事”两剧在导演中的问题，等等。

会议期间，代表们可以到“王家莎士比亚剧院”和“另一个地方”看演出。在王家剧院，大多数代表观看了 Ron Daniels 导演的“仲夏夜之梦”以及 John Gielgud 等四人朗诵的诗选“征服者威廉”。后者为 Roger Pringle 所选编，用莎士比亚和同代人的著作的段落连缀起来，间以歌唱，用来描述莎士比亚一生的事迹，听来饶有兴味。其中老演员 Gielgud 朗诵的某些著名独白，尤为激动人心。所谓“另一个地方”是一个大车房似的铁棚，周围坐着两层观众，中间一块空地就是舞台。观众和演员，几乎毫无间隔，使人感到恍入戏中。这里常作一些新颖的演出手法的试验。

有几个晚上，在代表们住宿的旅馆里还放映杰出的莎剧电影，例如 Trevor Nunn 导演的电视片“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和 Roman Polanski 导演的电影“麦克白”。这些旧的杰作已不可多见，因此大家非常珍惜这个机会。旅馆里还设有“莎士比亚书展”，陈列的书种类很多，可以当场购买，对代表们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会议既在斯特拉福德召开，代表们便有机会参观许多莎士比亚的纪念地，如他出生的房子，大女儿苏珊娜嫁给霍尔医师后住的房子，他晚年购置的新屋的地基，他可能上过学的爱德华六世学校。郊外更远一些，则有他母亲玛丽·阿登的农庄以及他妻子安妮·哈撒韦的娘家。这些纪念地增添了人们对莎士比亚的仰慕和追思，而很多当代的器物则使人们获得对莎剧中提到的许多东西的